

《太平广记》在两宋的流传

张 国 风

有关《太平广记》的成书过程,学界并无太大的分歧。但是,对于《太平广记》在两宋的流传情况,尚缺乏系统的梳理。笔者有憾于此,综合现有成果,加上自己收集的材料,试作说明,以飨于此有兴趣的学者和读者。

一、《太平广记》在北宋的流传

宋人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五四有云:

太平兴国 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

《宝录》: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、扈蒙、左补阙知制诰李穆、太子少詹事汤悦、太子率更令徐铉、太子中允张洎、左补阙李克勤、右拾遗宋白、太子中允陈鄂、光禄寺丞徐用宾、太府寺丞吴淑、国子寺丞舒雅、少府监丞吕文仲、阮思道等十四人,同以前代《修文御览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文思博要》及诸书,分门编为一千卷。又以野史、传记、小说杂编为五百卷。……《会要》:先是帝阅类书,门目纷杂,遂诏修此书。兴国二年三月,诏昉等取野史小说,集为五百卷。五十五部,天部至百卉。三年八月书成,号曰《太平广记》。二年三月戊寅所集,八年十二月庚子成书。六年诏令镂板。《广记》镂板颁天下,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,收墨板藏太清楼。二书所命官皆同,唯

克勤、用宾、思道改他官，续命太子中允王克正、董淳、直史馆赵邻几预焉。

“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，收墨板藏太清楼”；那么，北宋的时候有没有刊刻《太平广记》呢？首先，现在所知有宋本依据的版本有三种，即明人沈与文的野竹斋钞本、清人陈鱣据宋刻所校的许自昌本，清人孙潜用宋抄所校的一个谈恺刻本；从它们避讳的情况来看，三本所据以校勘的宋本都是南宋的刻本和抄本。如此看来，北宋是否刊刻过《太平广记》似乎还必须打上一个问号。尽管我们找不到北宋刊刻过《太平广记》的确切记载，但是，从现有的材料来看，《太平广记》在北宋有所流传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在这一方面，钱钟书的《管锥编》第二册《太平广记二一五则》提供了很多材料。笔者通过爬梳搜觅，又进一步作了一些补充。

人们早就注意到宋人书目和目录学著作中有关《太平广记》的记载。《太平广记》最早的著录见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（1041）编成的《崇文总目》。接着，出生于徽宗宣和年间的晁公武，在《郡斋读书志》中著录：

太平广记五百卷 右皇朝太平兴国初，诏李昉等取古今小说编纂成书，同《太平御览》上之。（袁本前志卷三下小说类第一）

鹿革事类三十卷 鹿革文类三十卷 右节《太平广记》事实成一编，曰《事类》，诗文成一编，曰《文类》。蔡蕃晋如所撰。晋如博学，通音律，能属文，与十父相友善。（袁本后志卷二小说类第四）

晁氏所谓“同《太平御览》上之”自然是误记，《太平广记》成于太平兴国三年八月，《太平御览》成于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。并非同时告成上奏。

南宋尤袤的《遂初堂书目》著录有《京本太平广记》，程毅中先生认为“它以‘京本’为标榜，大概是东京汴梁书坊翻刻的版

本，不会是指馆阁刻印的本子”。也有人认为是南宋临安的刻本。笔者比较倾向于程先生的意见。

宋人袁文所著《瓮牖闲评》卷五有云：

唐太宗特工书，闻右军兰亭真迹，求之，得其他本。知第一本在广州僧处，难以力取，故令人诈僧，果得之。其说如此。而宋景文公《鸡跖集》亦云：“余幼时读《太平广记》，见唐太宗购兰亭帖，盖谲以出之，辄叹息曰：兰亭若是贵耶！……”

宋景文公即宋祁。宋祁生于公元998年，即仁宗登基之年。其“幼时”亦即仁宗前期。宋祁在仁宗前期已经能读到《太平广记》，可见《太平广记》并没有长期禁锢在太清楼。虽然“言者以《太平广记》非学者所急”，但《太平广记》还是在社会上逐渐地有所流传。当然宋祁“幼时”看到的是抄本还是刻本也还不能肯定。

稍晚，生于仁宗天圣九年（1031）的王辟之在其《澠水燕谈录》卷九《杂录》中提及：

元丰中，高丽使朴寅亮至明州，象山尉张中以诗送之，寅亮答诗序有“花面艳吹，愧邻妇青唇之敛；桑间陋曲，续郢人白雪之音”之语。有司劾：“中小官，不当外交夷使。”奏上，神宗顾左右：“青唇何事？”皆不能对，乃以问赵元老。元老奏：“不经之语，不敢以闻。”神宗再谕之，元老诵《太平广记》云：“有睹邻夫见其妇吹火，赠诗曰：‘吹火朱唇动，添薪玉臂斜。遥看烟里面，恰似雾里花。’其妇告夫曰：‘君岂不能学也？’夫曰：‘汝当吹火，吾亦效之。’夫乃为诗曰：‘吹火青唇动，添薪墨腕斜。遥看烟里面，恰似鸪鹑茶。’”元老之强记如此，虽怪僻小说，无不该览。

王氏所谓“青唇”的故事即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五一《邻夫》一条。谈本注此条出自《笑言》，明钞本注出《笑林》。赵元老对《太平广记》如此熟悉，可见《太平广记》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情况。

又《苏轼文集》卷六八《题跋·书鬼仙诗》有云：

又记《太平广记》中，有人为鬼物所引入墟墓，皆华屋洞户，忽为劫墓者所惊，出，遂失所见。但云“芜花半落，松风晚清”。吾每爱此两句，故附之书末。

文中所说故事，特别是为这位北宋大文豪所激赏的“芜花半落，松风晚清”两句，即出自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三九《崔书生》一则。是则有云：

忽一日，一家大惊曰：“有贼至！”其妻推崔书生于后门。

才出，妻已不见。但自于一穴中，唯见芜花半落，松风晚清。这是北宋人亲身读到《太平广记》的直接例证。

叶梦得（1077—1148）《却扫篇》卷下有云：

予所见藏书之富者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。其目至四万三千卷，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《太平广记》之类，皆不在其间。虽秘府之盛，无以踰之。……宣和中御前置局求书时彦朝已卒，其子问以镇库书献。诏特补承务郎，然其副本具在。建炎初，问渡江，书尽留睢阳第中，存亡不可知，可惜也！

王仲至即王洙之子钦臣。王钦臣，字仲至。“南都”在河南商丘县南。大中祥符七年（1014）建为南京，即所谓“南都”。秦时名睢阳，以在睢水之北得名。隋开皇时改名宋城。金则复名睢阳。叶氏谓王钦臣家藏书四万三千卷，像《太平广记》那样“卷帙浩博”的类书还没有统计在内。徽宗宣和年间，王仲至的儿子彦朝的后代以镇库之书献给朝廷，而家中保留了副本。南渡时，无奈之下，藏书尽留河南家乡，存亡难卜，不知落入何人之手。即是说，王仲至家在南渡前，家里藏有《太平广记》。

以上材料足以说明，《太平广记》至少在仁宗以后已经开始在士大夫间有所流传。至于流传的是抄本还是刻本，这一点并不是太重要。

二、《太平广记》在南宋的流传

从现存的陈鱣校宋本，可以得知，南宋初高宗时刻过《太平广记》。南宋以后，有关《太平广记》的记载也愈来愈多。张嵎（1096—1148）《紫微集》卷九有《读〈太平广记〉诗三首》：

禁苑茫茫尽日吹，桃红李白只真枝。
唯余阿醋偏骄妒，不畏封家十八姨。
月下来过征士门，可怜桃李尽能言。
其如苦畏春风暴，可为东墙直降幡。
梦里空惊水月长，觉时追忆始堪伤。
十年煊赫南柯守，竟日欢娱审雨堂。

第一首指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七四《崔玄微》故事，第三首兼指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七四《卢汾》、卷四七五《淳于棼》二条典故。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三有云：

建炎改元（1127）冬，予闲居扬州里庐，因阅《太平广记》，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，谈记中异事，以供笑语。

洪适（1117—1179）《盘州文集》卷四有诗《还李举之〈太平广记〉》：

稗官九百起《虞初》，过眼宁论所失巫。午枕黑甜君所赐，持还深亏一瓶无。

洪适弟弟洪迈（1123—1179）的《容斋随笔》提到《太平广记》：

《集仙传》所载神女《成公智琼传》，见于《太平广记》。（《五笔》）

若牛奇章、李复言之《玄怪》、陈翰之《异闻》、胡璩之《谈宾》、温庭筠之《乾巽子》、段成式之《酉阳杂俎》、张洎之《宣室志》、卢子之《逸史》、薛渔思之《河东记》耳，餘多不足读。然探蹟幽隐，可资谈暇，《太平广记》率取之不弃也。（夷坚志癸序）

（下转第 116 页）

②《新刊增广百家详注唐柳先生文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宋本。本文所引均出此本，每条各出篇卷，检索甚易，不另出注。

③南宋理宗宝庆三年（1227）王伯大南剑州刻本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，四部丛刊影明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书林王宗玉重刻本。南宋度宗咸淳间廖莹中世彩堂刻本《昌黎先生集》，1928年罗振常蟫隐庐影宋本。本文所引均出以上两本，每条各出篇卷，检索甚易，不另出注。

④《竹庄诗话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本。本文所引均出此本，每条各出篇卷，检索甚易，不另出注。

⑤参见《唐诗品彙》卷三十五“石鼓歌”条下，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十二叶上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

（上接第105页）吴曾的《能改斋漫录》中有十多处提及《太平广记》，为宋人著作涉及《太平广记》数量之最。卷一的《庾词》、《脍残鱼》、《唐突》，卷三的《女婿乘龙》、《蒸壶似蒸鸭》，卷四的《唐参军簿尉不免杖》，卷五的《襦襦子》，卷七的《金盘玉杯》，卷八的《服药不如独卧》，卷十四的《战死自有冥数》、《源乾曜舒元與葬》等条，从《太平广记》中转引了大量小说和杂说，如《刘宾客嘉话录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周秦行记》、《启颜录》、《神仙传》、《洽闻记》、《博异志》、《戎幕闲谈》等。

《太平广记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人，宋末罗晔所著的《醉翁谈录·舌耕叙引》提到说话人所需要的文化修养时说：

夫小说者，虽为末学，尤务多闻。非庸常浅识之流，有博览该通之理。幼习《太平广记》，长攻历代史书。

这些话当然不无商业性的夸张成分，但是，我们看宋元话本的本事，很多与《太平广记》有关，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奥妙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